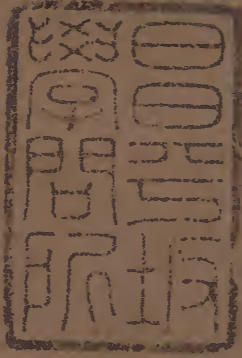


四書述

孟 十三 四

十一



					漢書門
			八	九	
		一	五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五	漢
		一	九	九	書
一	二	三	四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99
冊數	12	(12)
函號	277	133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漢學堂文庫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

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

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

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
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
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梏於形氣之
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

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
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此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
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個甚
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此句
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要仔細看盡心與存心不
同存心卽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
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卽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
能盡則能盡其心矣天便是個大底人人便是個小底天吾之仁
義禮智卽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
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
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
知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
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
勿齋陳氏曰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故曰盡性
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克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
蔡虛齋曰知性知天是一時事盡心却稍後然本文知性亦是舉
成功者說
林次崖曰事天與知天不同窮理之至乃可言知天存養之始便

可與言事天。

徐勿齋曰盡心與存心稍異盡者推極其量存者收斂其神存無
終始養有消息

蘇紫溪曰通章明以人合天之學首節是不必求天於天只求天
於心性見天人合一之本體二節是卽此心性之天存養以事之
見天人合一工夫末節則知天事天終身不息方能以人合天也
王三原曰首節是論見成的說話盡其心者必是知其性知得性
便知得天了人惟知得此心性之天加存養工夫卽所以事天也
末則要事天工夫無一息間斷耳
金瑯山曰性具於心其大原出於天盡其心二句言性卽是心性
不在心外知其性二句言性卽是天天不在性外首節只發明合
一之理次節存養却說下手做工夫處末節承存養來直做到立
命地步我卽天天卽我矣到此裁是心性盡頭處事天時是天做
主立命時便是我做主身卽心性脩卽存養非有二項喫緊只在
存養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上 卷之三 下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采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心性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莫是極至地位存心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凡事便須理會十分周足無少闕漏方是盡存亦非只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得熟後也只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也學至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大槩此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

薄而無日不省其身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啟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畧可見矣
雲峰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妖壽二其心方見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俟死方見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為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為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也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
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于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蔡虛齋曰此與上節工夫並行不悖心有危微不無出入故須操而不舍性純天理別無存亡故只順而不害此心性實工但兼動靜而存心實該得養性使心之神明必誠必正當為吾身之主當仁義則仁義當禮智則禮智自事事順理而不逆以害之矣上節以成功言故盡心後於知性此以用工言故存心先於養性然存養工夫即在成功後亦未嘗輟觀堯舜精一可見

金瑯山曰存養一齊俱到不是盡了然後存知了然後養存心即所以養性是事但心易出入故曰存性生生不息故曰養養者不屈折其生機使之日夜滋息也只心性存養得好便是事天不在心性外別尋個事天朱子云存心者心不逐物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不害其未然也蔡虛齋云存養兼動靜存謂操而不舍只是心不放使常為吾心之主養其性就應事接物處事事順理而不逆以害之若喜怒哀樂之未發時固亦須有養也按二說存養方不落空宜觀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

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程子曰心也

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

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

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

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

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盡也智有

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

為智矣

朱子曰：「死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一日百年，俱是如此。這便是立命。又須脩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死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死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便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

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兼理與氣言。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

蔡虛齋曰：「集註知天之至，事天之至，非到此更至也。只就上兩節指其為至，指其為立命耳。死壽二句相連說，上句振起，下句見得死壽乃氣化之不齊，只當順受而毫無動念。惟知朝聞可以夕死，而一味存之養之，脩身以俟，壽歿之至，此窮理盡性之至。命主理言，與死壽不同。蓋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實。落處脩身到無疑貳處，則把此命植立於已，而不令傾仆。如種樹在地，根深寧極，不可搖動一般。即人即天，故曰立命。」

林次崖曰：「傳習錄謂死壽不貳二句，是困知勉行，事大差。此地位豈困勉可及？易傳樂天知命，故不憂，即死壽不貳，脩身以俟也。引云死壽二句，是知人事天之極功，故能立命。此說甚痛快，故錄之。」

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個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氣，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

允峰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

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異處。」

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

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又一陽一陽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引此剖析其庶幾乎。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是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隨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矣。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也。

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真行妄作。不履其事必至妄想於空虛。金瑯山曰歿壽句只振起脩身句是一串事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命主理言蓋心性皆備處是身即天命我之實落處。吾脩吾身歿壽不能搖奪便即心性媿論故曰須帶歿壽不貳意。

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

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此字指正命

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歿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歿伯牛之疾是也雲峰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

神農金子曰順受非束手待斃之謂此中自有權衡就莫致而至時看道理當如何正則處置之合宜者當死而死固為正命不當死而不死亦為正命若槩以莫致而至者為正則孔子之於向魍亦豈可曰此正命也坐受其斃乎此時又以微服善全為正。

金瑯山曰心性固是命即歿壽莫非命氣數亦即此理之流行節度處但盡了心性工夫聽歿壽自至為順受其正耳立巖牆與桎梏皆自取歿也若盡道有壽之理而又歿則是氣數適然而非我心性之功有缺故為正命數死字皆就歿壽言故有不幸而無有

幸者。君子也。有幸而無不幸者。小人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曰正命。蓋上文有莫非命也句。故死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耳。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蔡虛齋曰。立乎巖牆之下。非脩身以俟死者也。此二句與順受其正互相發也。下文分正不正兩股。以盡此意。

徐勿齋曰。巖牆不危於人欲。桎梏莫慘於機心。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

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到了。直須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卽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神巖金子曰。盡道須兼處。常遇變說平時。既盡道禍患時。又須詳審。當死而死。固是盡道。如張巡守睢陽。援絕食盡。必無生理。猶羅雀掘鼠。殺妾饗士。至士不能戰。裁就死。亦是盡道。使巡力未竭而先死。又或有不平之氣。皆不得謂之盡道。如蕭望之。漢賢傳也。一聞捕逮。飲藥自殺。雖不害其爲忠。盡道則未也。盡道字。宜如此看。
金瑯山曰。重盡道二字。盡道方是順受其正。出於天者。無不順。順不順在人。盡道則順而正。不盡道則逆而不正。循理而行則吉。此正命也。卽偶不吉。亦正命也。今人不盡道。動諉諸命。不知人事。盡命乃見。伯夷餓死。比干剖心。顏子之歿。伯牛之疾。方見正命。正。不正。非。以死。生。歿。壽。論也。餘可例推。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
非天所為也 此章與上章皆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
意

朱子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其罪不謂之犯罪
新安陳氏曰天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
事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
福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
所覬覦於天而為之也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夭是我於道理
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夭耳非我有以致而然亦命之正也
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亦我命耳
雲峰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
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
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
之階立知後知在立先
程氏復心曰上章只言壽夭故集註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受

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所謂君子修身以
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蔡虛齋曰此承上文正說死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之事曰死曰壽
莫非命也而有正命在是宜修身以順受者故緊承說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此正所謂順受也後二節又以盡道不盡道發明
順受之義死一耳盡道而死者為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此間辨
得明白則終身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死壽自不得以貳其心所
謂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者也故曰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
神巖金子曰桎梏是借喻如所云桎亡桎之反覆皆指人欲斲喪
處說非謂犯罪被刑也若以為被刑則忠臣孝子雖闕三木就斧
鑕謂非正命不可况古今權姦漏網者甚眾又豈得以保首領以
歿遂謂之正命乎在縲紲而非罪者內省可以無憾負罪戾而考
終者究竟等於桎梏不立巖牆句即臨深履薄不以身行殆之意
見其將覆而去之亦人之常情安得遂謂之知命哉當活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蔡虛齋曰得失係於求不求是求有益於得也夫有求者欲其得
得則有益矣

余少原曰范文正嘗言為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按此即求在我之意學者見得到進退出
處禍福利害之際超然無累萬物不足以動之豈暇外慕哉

杜曰人曰以有益無益決求之行止因以在我在外明益之有無
看兩者也語氣是釋上文只訓在我在外非旨

金瑯山曰此深著我之當求以求則得之照出舍則失之來轉關
全在兩則字上得之便是有益末句在我二字當身指點令人翻
然自省不須他求我即萬物皆備之我求即反身強恕工夫此正
真切喚醒人處
即從吾所好意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
皆是 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
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禮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
為賢利害甚明

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
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道然不
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
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
命不可必求也

蔡虛齋曰有道言有道以防閑有命言有數以默宰
金瑯山曰此節當看上下相呼應不平此求字即富可求也之求
道字非是求的道理言求却有道在可非道以求乎得聽之命所
以無益於得見人當求在我不必
求在外只就得不處提醒他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

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程氏復心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艾千子曰皆備句非汎論道理就人人現成本體說惟聖人不與萬物耦勢並貴直將一我併包萬物方能備萬物於一我就養成完滿處言與下反身句相照。

金瑯山曰我字從上章求在我我字發脉此云萬物皆備於我直指出我字本體舍仁字在內莫大於皆備之我到誠身便樂大莫近於皆備之我到強恕便仁近正要人從強恕下手使物我流通無間正求在我歸宿處由勉至安完全我體求則得之何等有利益艾說與註微異存之待參。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

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宋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忠事親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快活使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歉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此乃躬身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事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已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峯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反。

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之事也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一語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

意言之。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矣。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李衷一曰。仁是生理。樂是生機。心體中流動充滿。無不順適。無不直遂。此處正可見皆備氣象。強恕亦求通於此而已。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矣。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朱子曰。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也。若自己心裏原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自盡其心。復有已可推。方是近仁。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

用勉強。未到恁地。須是勉強。是原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強恕者亦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個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去個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洪覺山曰。恕無強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強。知恕之體。則所強者皆恕之流行。蓋從皆備處看得明徹。方知即恕即仁。莫近。是即此就復不待遠求意。

葉聖野曰。強恕不即是仁。是求仁不即近仁。是求仁莫近。

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所當然是就事說。所以然。是就理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能於方行之時。明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
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

蔡虛齋曰下二句總上二句言。本文眾也二字重。

徐傲弦曰著察皆從本體上言。著是初見本體之呈露。察則見之真而全體徹矣。

金瑯山曰行習即是由。由是不能。不由不是能由。終身由却終身不著不察。與民可使由之。例眾指人說。惟歎處。便是喚醒人處。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心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

辱之累矣

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為恥也。

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蔡虛齋曰上三恥字。與末恥字。畧異。作恥辱說。

金瑯山曰人字最關係。既為人。豈可無恥。提出人字。寓無限儆省意。張芑山云無恥之恥。以無恥為恥。知恥也。無恥矣。無可恥也。以恥去恥。人不可無恥。四恥字。作一例。不依註末恥字。作恥辱看之。殊非。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

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日窒塞而不復發見矣

雲峰胡氏曰為機變之巧此巧字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徒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

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以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

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

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表裏

蔡虛齋曰此與上章相發蓋恥之係於人甚大彼為機變之巧者可恥也而彼獨無所用恥焉其不恥不如人矣但無恥一事不如人終為禽獸之歸無望聖賢之域矣何若人有

金瑯山曰上只說人不可無恥此却說恥之於人大直指出無恥受病全在為機變之巧上見人之為人須先提醒這羞惡良心有恥方能無為所不為無欲所不欲方成個人病在一為字便不知所用故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甚言其不用恥不可為人也較上章更緊一步總是激厲人用恥意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
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
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
兩盡其道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士士攝於勢
而徇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

雲峰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
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
蔡虛齋曰此言君重士士亦自重重好善樂道四字兩言古正以
見今之不然也

金瑯山曰何獨不然謂得遂其樂道之志也緊承賢王好善來惟
賢王好善故士得以自遂重賢士邊語氣至此一頓樂其道句只
作通語以發下文通章文氣連貫不須分截說約首二句一截古

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按此說誤甚樂道句承
上起下本文自明白

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勾音鈎好語皆去聲 宋姓勾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此兩句源頭便是自尊德樂義來

金瑯山曰囂囂虛說却該下尊德樂義在內與伊尹囂囂義同郝
京山訓問適意非也舉此以告句踐欲其先求諸此非於知不知
時尋討知不知須顧
遊字重不知邊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
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
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
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蔡虛齋曰此言隨遇而有所操窮達二字推開說不但知不知義
字兼德道字又兼德義不失者知有尊德樂義不知有達者也
全瑯山曰重德義二字尊德樂義括盡大旨窮達皆在其中下文
就為士者身上說蓋以經世之道進之不必黏遊說上末引古人
為證見古來器器者類如此非指得已不失望之實而言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
行事之實者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矢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
望也

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
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得已不失望即在不失不離之內特
指出言之以深著窮達之皆善

全瑯山曰士只一己已只一身身只一善即德義是也此身與天
下相維繫古人從民起見無一毫自私自利故窮達皆善惟孳孳
盡其在我人知不知皆與身不相涉不暇較量此即素位自得學
問非僅為遊士言學者須體認立言大意方有得力處得已不失
望即寓不失不離內故字緊頂上窮達來不失望不待達時設施
只在生平德義上士不負
生平便是大慰民望處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

世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已之實也

南軒張氏曰勾踐狗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失之義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已一違於義則失已矣達不離道則凡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曰得志不得志三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峰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蔡虛齋曰此見從來自得音類如此修身見世身晦而道不可晦

也末二句申上二句要看二則字二善字窮則獨善人能窮吾身不能窮吾善善不以窮而損也達則兼善纔一達吾身隨以達吾善善特因達而施非以達而加也正見無欲自得之意

方魯嶽曰獨善兼善雖分窮達言然善一也可獨即可兼但兼有大小或一鄉或一國天下則大矣要之肇基立功必自獨善得來

陳幾亭曰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只目前不甚著明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堯舜仲尼一也夫行窮居微有分別久之決無分別耳

金瑯山曰澤民古人之志也不得志始歛藏於身下二句見無間窮達皆有以自處正應前人知嚮嚮句意大舜所至成都孔孟教育英才雖太丘幼安之徒鄉里靡然從之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對天下而言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窮達二句是咏歎上文語獨善兼善即在加民見世內非兩層獨善兼善須識取此善本體獨善善非減兼善善不加只隨志之得不得分言之耳顏子禹稷易地皆然潛見與出處二字別出亦有潛處亦有見說到修身見世將巢許下務一流俱壓倒了如孔子作春秋總是修身實際謝上蔡云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此語與修身見世相發明宜翫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

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

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神巖金子曰凡民亦是天生之蒸民豪傑同是彼我之丈夫只在與不興待與猶正是分路處只一待字斷送了多少豪傑所以誤天下事壞天下人只是個且等來又誤壞在個不打緊不打緊便待等來便後

金那山曰此為無志自立藉口世變者言上一句只引起下二句

非專就人品別高下當從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不當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總是鼓舞人為豪傑意文王當王室如燬之時困厄羸里而克自振者觀演易事可見正要人體文王當日憂患深心突地振作起來不必以世衰道微自沮便成個豪傑必待文王之化而後興特凡民耳一待字因狗苟安古今同病凡民不興只是姑待孟子急鞭策他勇往向前即守先待後成就天下人才處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歆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

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蔡虛齋曰看附字自字非藐富貴也見得我本來無物物何有增於我此真是無加損的境地故曰過人遠矣

金那山曰若從輕韓魏起見便似視外非自視自視者謂富貴雖附於吾身特儻來耳吾自視未嘗加一物歆然若無也只是遇寵不驚自視猶平口意若知有韓魏家峻意拒絕則華歆之擲金不若管寧夷然不顧之為近道也有意薄之與有意艷之究竟是一

流人何過
人之有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常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

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所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蘇子瞻曰使民為農為兵為城郭溝池雖勞不怨也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若田獵宴好之娛上所自為者君子不忍以勞民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矣殺無道就有道先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民君子所難言也

金瑯山曰二道字最重一以字尤重大道自在古今以之金在乎人勞佚生殺事若相反道實相成心雖主於佚與生事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勞所以成佚殺所以成生道之所在即天理人情之至民自無怨先自此心無怨始看文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者不怨子羔事可類推此處須推見王道與天地合德萬物一體意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

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新安陳氏曰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蔡虛齋曰此就民之氣象上形容王伯之異一感上之恩有欣喜

懽樂景象一忘上之恩有恬愉自得景象

金中洲曰驩虞二字雖一意而實不同驩者喜其惠之及也虞者

慮其德之不繼如字正形容憂喜參半意如次陘之師陳本共事

未幾桓公侵陳江黃背楚即齊恃其安靖及其滅也桓公坐視不

救蓋凡予於人者皆取於人者也故曰驩虞如也

趙毅庵曰中洲說亦別有見但太作意耳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蔡虛齋曰此節刑教養三平俱是下之忘上正摹寫民之皞皞處而王道之大於此可見故下文承此而極言其大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朱子曰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皆丕變不必久於此而深洽之然後物從其化也曰在已者蓋以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

不知其所以然者。化之不測。即神也。存是自家動念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自王者之民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未方以小補。繳上霸者之事。蔡虛齋曰。殺之而不怨。三句。便是過化。其所以然處。便是存神。天地之化。流到此。王者之化。亦流到此。故曰同流。總是惟忘。故大。重。忘字。

金瑯山曰。民風由於主德。王化本於王心。首自王民氣象說起。以推究王道之大。見霸功不足尚。皞皞即是神化處。主意只歸結王者身上。須想見王者合天地處。皞皞是相忘於天之高。地之下。此處却是王者神化。與天下流通於殺之利之外。無迹象可指。無語言可形容。殺當其罪。故不怨。利出於因。故不庸。教本於性。故不知。此正見皞皞處。俱重民。上不重王者。身上化之不測處。即神過與存。非兩項。化與神非兩時。存只就過上見。神只就化上見。須看二所字。有形容不盡意。存不屬虛靜處。言行政時。仍是存神。但著聲色耳。觀天地時。行物生。化之所至。而神在其中。可見同流。渾合無迹。不分天地。不分上下。何所於補。亦何所用補。說補便小了。補塞罅漏。直是霸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蔡虛齋曰。此就入人深淺說。仁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故有淺深之別。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制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非徒尚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政齊刑。終不若道德齊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

也

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藉口訓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蔡虛齋曰言聲不待釋故此節單申政教以見政之遜教畏是兢兢奉法守度愛是教行民感而不忍忘得民財是生有道取有節民足而君亦足得民心是不遺不後忘勞忘死不止愛君而已愛之畏之就民應我之施言得心得財就我得民之應言

金瑯山曰治天下只政教二端發之自上為言播之自下為聲善政善教皆仁言仁聲的實事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處無兩層非謂政教如此言與聲可例見也善政去後世徒政遠甚謂之不如者視善教微分淺深耳蒙引不欲貶善政不足為最確善教入人深處就上民畏翻影民愛便見政不如教民愛不煩要結淪肌冷髓皆在善教中感動出來畏愛從政教既成後見之得財與

得心是就畏愛推出得效之淺深處四句須相形說不可兩開說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

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

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

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
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
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

蔡虛齋曰既是良知良能自然達之天下皆指良心為仁義欲人
不失其良心主親親敬長立說
陳幾亭曰不學不慮惟孝弟耳若在事物須學而後能慮而後知
然非原有知能學慮豈能增入孝弟之事亦有須學慮者聖人立
學以明倫皆欲使天下學之慮之耳學慮未始非良愛親敬長未
廢學慮蔡觀之則思過半矣

金瑯山曰孟子恐人疑仁義道大非學慮不能盡特就孩提愛敬
內指出仁義言仁義即此而是不待它求若仁義不是固有如何
生來使人人有這愛敬可見仁至義盡只在無失孩提稍長良心
此指點人最親切處二良字謂不落擬議不待安排正是本體自
然呈露處羅近溪謂良易直也易者感而遂通之輕妙處直者發
而即至之迅速處稍費力須看無不知三字惟無不知方見知能
良處正中明上節起下仁義意達字即無不知三字看出只就孩

提稍長說下必說到工夫上言人必同然親親敬長就是仁義不
可說是仁義發見處蘇紫溪主擴充言看達字與達於所忍達施
所為達字同亦一說默雷及陳伯玉又云不同只充滿其分量便
是達是申明上意俱非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
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
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孟
子嘗曰大舜有大焉與此互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
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
之所以為大歟



蔡虛齋曰上言無以大異于人下言有以大異于人言行之善皆是他曾中故物故一聞一見即聲入心通見諸行事如好察邇言用中於民是也下但理與心融而已

金瑯山曰總是狀舜心至虛至明下段全在居深山看出深山四句只彷彿形容寂然退藏處非實指耕歷山時事翫及其二字便見居深山時決江河者自存決江河時居深山者如故况舜玄德升聞後一日萬幾隨感隨應不離言行不泥聞見無為而治蓋得於此若決江河正與木石鹿豕境界照看姚江云聖人之心如明鏡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患鏡不明不患物來不能照學者須先有明的工夫正與此章互發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克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便自冒昧為之欲之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雲峰胡氏曰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克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克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新安陳氏曰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尤切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克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金瑯山曰其所不為不欲是本心不為其所不為不欲其所不欲是不失其本心更無餘事無即四勿勿字合下便休心體上便自潔淨如此而已此字正與其字應即指不為不欲之本心人常能

如其本心則已矣言不必更求增益於本心之外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

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慶源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疾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智也

蔡虛齋曰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術慧乃德之一端其見之敏有以灼事幾於未然智乃術之巧有以善事理之當然蓋明無不照處無不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

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惟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至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其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富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進德之地而自勉乎

蔡虛齋曰操心慮患有內外意操心危則專一而不敢肆慮患深則精審而不敢忽故於事能達也此舉孤孽以証上節欲人不以困自阻而以困進德也

金瑯山曰人字獨字緊相呼應操心慮患即生於憂患意不是疾疾只有孤孽特舉以見例耳得力在操心慮患二句上達非止免禍自安謂臣子之理處困愈明君父之大積誠漸格即指達於事君父之道說不

只汎就事理言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狗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蔡虛齋曰首句虛下正見之下做此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意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

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雲峰胡氏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蓋謂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

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耕莘釣渭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

矣此天民主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蔡虛齋曰以其全盡天理與凡民不同故曰天民不小用其道正全盡天理處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此章言人

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信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

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

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

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未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遠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之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及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矣

郝京山曰物正即於正已處見孔子一生惟正已而人自化賢者亦步亦趨不肖亦不得售其邪枉便是物正隨分應量非必盡天下皆化為賢者始謂之物正也

金瑯山曰按各節首句云人云臣云民便是非評列臣品容悅之人不可列臣數只可謂之事君人者如役隸等也功在社稷可以臣稱若達可行然後行是未出之士只可云民大人則君不得而臣之天亦不得而民之矣安社稷臣之悅其間有許多經營籌畫旁人不能代形容處它胸中亦自有不能向人告語處未可以上節悅字相形蓋社稷臣之心與事君人之心判若天淵不待比擬後見達可行只主道不主時須見不夫行不肯輕試意全要看於天下三字凡偏安小補之行天民不屑為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專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其他哉
蔡虛齋曰此明真樂出勢分之
外不與存者不在三者中間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蔡虛齋曰一樂兼有親親長長孝友行於一家意孟子論大道以仁義為本論仁義以事親從兄為實此言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首然後及成己之仁成物之智蓋一本之理百行之原也

金瑯山曰父母俱存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皆人所恒有有而不知樂惟君子獨知樂也須想事親從兄之間樂斯二者一段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光景若空說俱存無故世固有父母兄弟聚首一堂而不克盡孝孝友者何樂之有須看君子有三字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蔡虛齋曰天之所付者無不全人之所同者無不盡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

金瑯山曰俯仰天人雖分其所以內省不疚則一事事可對人言可與人知即此是不怍人即此是不愧天工夫只在躬行上著力

聖賢為己慎獨盡於此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也

蔡虛齋曰英才以資質言不兼學力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

金瑯山曰育字即萬物育萬物並育天地化育育字視教深一層有涵濡滋長意合大小短長皆在裁成薰陶內猶大造長養萬物無纖毫缺陷處英才亦自有大小短長到育時便合同變化共歸於道也守先待後皆賴英才孔只得顏曾二人孟只得樂克一人得天下英才教育便足補天地有憾天下二字須重看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金那山曰通章是孟子以憂世之心說獨樂之事要在言外推出平治天下親遜敦叙迪德省愆化行俗美大道為公景象君子豈不更樂豈沾沾從一身一家起見孟子蓋特就憂違中尋出樂行的受用說樂處却隱寓憂意却有許多感慨在至下章所樂不存所性不存方是實說性能盡人盡物不待外求與此章不同學者知顏子之樂同禹稷之憂方識得孟子立言大指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眾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矣

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
雲峰胡氏曰前章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眾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况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此所樂乎已者教而有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間

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且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為樂至於樂則博施濟眾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
 蔡虛齋曰中天下而立猶云中天地為民物之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却居其中央也四海之民者地外皆海此極地所載而言中天下而立對廣土言定四海之民對眾民言欲字挾樂字廣下二節皆申明所性不存之意上章王天下只是得天位而已此則言其道之大行故又以為樂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朱子曰此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個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有加添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有減損蓋這一個道理合下都定了便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缺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

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

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新安陳氏曰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四端在心相離不得纔有些私意便剗斷了根無生意譬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粹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寬軒蔡氏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粹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

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止言人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子貢舉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大凡汎以人心之理言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知皆為性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

自其蘊諸我而言也尊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養之則為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御氣之事

蔡虛齋曰常人四德固具於心謂之根者有牢固堅深物欲不能搖之意此舉成功者言根深則自有生意如根本發出枝葉來是謂生色以下極言生色之符不言而喻只是不待矜持而自然皆

四德之發見此見心性之蘊圓滿愜適如此豈窮通所得加損也

金瑯山曰此重所性二字見君子定性工夫素裕合窮居大行為一體賦界同然處說正是君子盡性不為外遇搖奪處惟定故無可

加損非以無可加損處為定也仁義禮智是性定字內含蓄根心生色數句下特從上文抽出言之形容分定二字實際看出以明

君子所性完滿到此自無毫髮虧欠就一身動容周旋聖作物觀氣象俱備此便是大行的規模易曰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發處即是暢處暢發處即是所性處雖大行窮居顯晦稍殊而所性無所

加損則一也中天下二句即王天下事未可謂與性全無涉但此特性之發用非性之所存處下文根心正是性之所存處也根字

前此有工夫培養灌潤不為物格不為欲搖不然如何能生仁義禮智即心所具之性所謂我固有之人皆有之也此言根於心謂全所固有者於心毫無虧損也根於心即是君子所性不可謂仁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四書述

卷之十三 下孟

三

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蔡虛齋曰此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下文方承此言如此之政自有以養其老者不待於家賜戶益甚是易行少壯者只要他無飢寒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蔡虛齋曰末二句開說指當時之君與當時仁人陳新安以仁人爲指伯夷太公謂二老以齒言此仁人以德言非也或云不指文王亦不指當時只是承文王事汎論道理如此愚謂可依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例

金郢山曰通章重在善養老上借文王以歆動當時導其妻子句養之中寓教在可見文王養老非徒使之飽煖無凍餒而已將使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所謂善養老也不然抱哺其子立而誚語雖飽食煖衣豈所稱王政

哉善字宜如此看此與前篇不同前重二老之來歸此重善養老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

易歛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蔡虛齋曰教民務本與薄稅歛俱主在上人說此開財源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金瑯山曰此節財流也惟不可勝用而後使之富者可使之常富也上下相承說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火水菽粟如火水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

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火水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聖人治天下政事多端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

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

蔡虛齋曰上兩節言足民之政此言使之足即所以使之仁民非水火一喻註宜其愛而反不愛者多故也會意最真

金瑯山曰聖人之治天下聖人之仁天下也聖人仁天下仁則有盡惟民自仁而仁無盡民焉有不仁而仁更無盡民處樂歲而從善也輕由於明君之制產也故民可使富即是使有菽粟處不可勝用正是如水火處如水火正是足處民非水火四句只發一足

字使有使字重與可使字不可勝字相應所以使即是上一節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

蔡虛齋曰四句皆假借形容之辭惟孔子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登東山登太山寓言聖道高乎一國高乎天下小魯小天下寓言一國莫能及天下莫能及二句只言所處之大註高字活看水與言略重言邊游聖門貼聞聖言

徐勿齋曰孔子二字提起登東山二句言置孔子於小處惟孔子大置孔子於大處亦只是孔子大

陳伯玉曰難爲水不但溝瀆即江淮河漢皆爲支流難爲言不但曲學即諸子百家皆爲緒餘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以此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蔡虛齋曰此節寓言觀聖人者當就大內推出本來瀾處是水之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是日月之大明處即是本聖道位育參贊千變萬化其大也至誠無妄其本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蔡虛齋曰：此節以水例道。見必致力於本，而後達。蓋聖道之大，必有本。則學聖者必循其本，以致其大。流水二句，是興體。志於道之道，即大而有本之聖道。不成章不達，戒人妄希其大，而反漓其本也。道未有無本而章者。成章是從心源上，造成一個體段，結成一

段精彩，如由賜冉閔，皆可言成章。雖本猶未拓，而可以漸拓。雖大猶未完，而可以漸完。如美大神聖，善成其為善，方達于信，信成其為信，方達於美，似水之盈科，滿一坎，方進一坎，意必用反言者。正見聖道大而有本，當從本處實詣，不可以虛願凌躡而至也。

馮留仙曰：顧涇陽以八個字了此篇，云眼界欲空，脚跟欲實，慧山人又以五個字了此一篇，下學而上達。

金瑯山曰：首節說孔子之道大而有本，倏而山倏而水，便為次章張本。倏而聖人之門，倏而言便為末章張本。說君子善學，孔子必以漸而進，觀水日月，却不說孔子之道本在何處，使人自向尋求。流水盈科，影起志道成章，直今學者着實地做工夫，知聖所以大，便知道所以達。道在是學，亦在是矣。若作喻中喻，影外影，說靈說幻，終是隔靴之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是亦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於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

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謂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至於敬便是為善

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焉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庶不流為躐之歸而人皆可為舜矣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無所用其為善之力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率率不已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
吳因之曰人心本來只有善更無利而一出舜即入蹠辨在毫芒日間者危之也不是利與善兩念並發兩持未決方謂之間

蔡虛齋曰人品懸絕分開兩路曰分兩念相鄰微分界限曰間分字正應間字利善相並其初分處乃是兩所爭止在毫末耳
陳紫峰曰間與獨字及周子幾字有別間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間則曰間
金瑯山曰此章分別聖狂之介示人只在一念有覺之初上人但見舜蹠懸絕不知善即舜利即蹠舉念即是不可不謹間字正喚醒人使時時自省不墮入利一邊看彼此各半總是一符南北兩岐總是一路間字義自明分處即其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以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
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
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
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
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將則不中矣

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

朱子曰子莫執中與允執厥中異蓋情一者無適非中其曰允執
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執中不敢爲楊朱之爲我亦不敢爲墨翟
之兼愛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由三聖以爲中則其
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
之死者則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有權之而適於中也權者權衡
之權言可以稱物之輕重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
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
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
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
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徒欲求
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
失矣夫之彌遠吾恐其流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
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
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蔡虛齋曰子莫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爲我不至如楊之固兼
愛不至如墨之泛近之謂近似乎中道因當時以子莫近道故如

此捉破。執中有權時乎已重而人輕。則獨善而不嫌爲我。時乎已輕而人重。則兼善而不嫌兼愛。活動不膠。此爲真中。猶執一。言猶二氏之執一。卽在無權上看出。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

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雲峰胡氏曰。吾儒之中。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一而廢百。

朱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卽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爲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過也。當爲我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隨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一而廢百耳。

蔡虛齋曰。賊道且虛。下正申明之道本不一而至一。仁義時中。迭而運之一。孰非百。統而會之。百孰非一。惟一而曰執。則舉爲我之一者。不但廢仁。且併義內變化無下之理。而亦廢。至於舉執中之一。則時中之道。所爲達權通變。包羅衆理者。無不遺棄矣。則執甚焉。百者多辭。對一而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矣。

金瑯山曰。子莫執中中字。與允執厥中君子時中中字迥別。當重道上看。道無可執。權在其中。自一至億萬。環應無窮。各當其可。便是合道處。道不必不爲我。却有時舍生取義。道不必不兼愛。却未

嘗從井救人。此處著不得絲毫意見。楊墨與子莫皆是為一己意見。錮蔽。故執泥。通不去。故害道。子莫執中似與楊墨一為我一兼。愛不同。孟子却說猶執一。蓋病症雖殊。而其受病則一也。孟子見道甚明。不執偏見。道內便自有個權。無權二字。特指出子莫執一。差錯處言之。不是道外。又尋個權來相濟。後儒泥集註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二句。或言中妙於時。或言既中須權。不知道自無不中。用中即是權。執中非參酌二子。而執其中。能參酌便是權。只模稜為我兼愛之間。堅信以為是。耳。楊墨分之各執其一。子莫合之一。泥執其一。中道隨事而在。其端有百。百舉成數而言。實不止於百。執一則凡事皆不得其理。併所舉之一亦非也。一自含百。百自歸一。人已之。間。沆。應。曲。當。無不舉也。無不中也。楊墨執一以為一。子莫合兩以為一。均之廢百以為一。去精一之中。一貫之一。何啻天淵。見逃楊墨者。無徒以子莫為合道也。執中猶執一。只看下賊道句。近字。非是近道。近之宜虛說。猶云較楊墨差勝。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朱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為可。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夫未知者
郝京山曰甘之一字曲盡世味見利忘身為一指而失肩背驅而內諸罟獲陷阱而莫知辟甘即是害未得飲食之正謂非甘而亦以為甘也謂口不知味也人心之害謂心不知耻也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不以口腹害心志也或作兩事解誤
徐巖泉曰舊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作兩項比擬非是飢渴就

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害心處。究其極也。嗚蹴嗟來。無非甘食甘飲之故。非害而何。故本文只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非飢渴外。又有貧賤一等也。

金那山曰。人皆知甘也。不知甘處。害。即隨之。豈惟亦皆。輕敲微點。提醒最急。下便着能無以三字。點出不及人三字。要從親身經歷說來。非實自一念。澹然不生。羶慕見真。守定不知此。能字。故曰不及人不為憂。此處正是刀。鋸。鼎。鑊。學問莫輕放過。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謙於不介。故也。

采羽皇曰。人都看和與介是兩件。却不知介不可見。正於和中知之三公不易。是摹出和聖神情如此。

金那山曰。重不易。介上全從和內見介。惟介所以由由不自失。若徒與世浮沉。何以為聖。見所守堅確。始終不移。猶易云介於石也。就必以道而不自失處看出。特借三公以形其不可易。是影子語。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軻音亦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震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

夫泉也。

蔡虛齋曰此孟子警人之辭兼德學事功說蓋不為則已為則必

要其成豈可廢於一簣自棄前功哉
金瑯山曰有為者三字重須得當下儆醒意辟若比喻一氣到底井之為井以有泉也泉之深者其水必美正是深造之喻掘井九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
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

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賈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
朱子曰性善之性性字實性字虛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

做到那田地反之是先失了反之而后得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
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后世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
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
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
故不得不舉行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

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乃是
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誅心之法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乎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

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為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
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
也五假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

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

蔡虛齋曰久假不歸。是終身但假借襲迹乎仁義。而不自躬修力

行。以歸宿乎仁義。遂至以偽為真。將無作有。居之不疑。而不知其

非真有矣。此章舉帝王之誠。以別霸者之偽。以有字貫堯舜所性

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真有者。五伯非有而托為有。且自以為

是而併忘其非真有。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劉瑞甫曰三之字。各有實落工夫。惟性之身之。方能有。而假之則

非有。不特久假。方見非有也。

金瑯山曰論真偽。與論性反稍別。性之身之。俱對下假字。堯舜合

下是性。湯武非離性做工夫。却從身裏現出性來。身不離性。假則

全在外。要塗飾喪失固有。莫知所

歸總。是細霸術。意非。軒。帝。王。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也餘見前篇

蔡虛齋曰上悅字。悅其意在成君。下悅字。悅其果能成。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與平聲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

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趙氏惠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而獨不言其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此即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張侗初曰。諒陰古制也。夏商之世。皆有老臣世臣。可信毗而久任之。故天子居憂。三年不言。而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此古之人皆然也。太甲之宅憂桐宮。三祀禮也。特其不惠而近習狎之。故伊尹不令居宮中。而居之于桐。遠其宦官官妾。而動其俎豆几筵之思也。喪紀畢而君過復矣。迎之即位。亦禮也。伊尹以禮事其君。太甲循禮而自正其身。當時君臣宴然安於即位。若代之常而已矣。無有放置駭世之事也。戰國之士。習為捭闔。遂謂太甲不賢。而尹放之。太甲賢而又反之。為後世強臣重相跋扈口寔嗟乎。是安知古

禮哉。禮曰。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謂之高祖。然則哀經首縷。以息侈也。饘粥疏食。以防欲也。幽憂寂寞。以養善也。靜觀玄默。以習事也。教之盡人子之事。而正以厲人君之德。故曰諒陰。古制之善也。後世君不能盡行其哀慕之實事。而朝亦無可信之臣。故謂虛文。足以廢事。而以日易月之議起。于是太子不行三年之喪。而君德之光明者鮮矣。霍光始不以此事孝昭。故近于色。而孝昭夭。既不以此事昌邑。故近于佞。而昌邑廢。古人所以嘆其不學無術。雖然。光也。常誅昌邑。不諫之臣矣。而伊尹於弗順之人。獨置勿誅。何也。此古大臣事君之禮也。昔者周公負扈。而流言作。周公默然居東。而不問也。周公問流言之人。而成王疑且懼。則小人得乘其間。而周公危矣。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而不與後主爭黃皓。彼固謂君側不可爭。而要其身以滅漢賊。則所為報先帝者大也。故曰周公武侯。皆得伊尹之意。嗟乎。位益高。權益重。而為之益難。為之益難。則身可死。而君不可以不濟。後之為大臣者。可以鑒矣。

余少原曰。伊尹之志。只在克俾厥后為堯舜。令天下無一夫不獲上。此志非臨時卒辦。全從不敢不與。弗顧弗視中培。養出來。正是自己念頭。上信得過。僅說公天下。尚隔一層。

徐勿齋曰伊尹之志在伊尹則有之耳非伊尹便不是伊尹便謂之無伊尹之志矣非曰後人可復有伊尹之志也伊尹之外復有一人亦周公之王莽耳何以爲伊尹之志此處判別最嚴

金瑯山曰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於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通三篇並無放字公孫丑何據而云然必當時造爲此語孟子不據書與之深辯伊尹之放非放而直發明伊尹之志伊尹之志蓋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之志也且明指篡字以寒天下萬世賊臣之膽辭嚴義正正與春秋同義若據書一辨只辨得伊尹之非放君而伊尹之志卒不明亦無以寒亂賊者之膽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朱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至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
蔡虛齋曰丑意不重不耕只重無功上不知君子用不用皆有功於君非素餐也國祚鞏固曰安國計克實曰富辟土朝秦曰尊聲名顯赫曰榮孝弟忠信則世道民風皆賴以培植
金瑯山曰君子之居是國也便對他不耕二字居是國而國重原不就事功顯晦上論上孟守先待後只說得子弟從之一邊此却以其君用之兩路相形見得用即安富尊榮而有功於君之國計不用則孝弟忠信亦有功於君之風俗總是功在人國方切傳食諸侯非泰意非必有功於民而享民之奉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于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
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
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蔡虛齋曰尚字著力不卑汚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即士之事下文皆詳言此一句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
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
此士之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
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
也

新安陳氏曰此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事者志之用。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也
朱氏公遷曰仁存諸心義形諸事仁為體而義為相也指仁義而名之則以人心大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仁義二字為主志便含蓄仁義在內尚志二字最重非只虛願居仁由義是尚志實地便括盡大人之事不待作用發見方窺他底裏處須將志事看得一體方合孟子意以大人正已物正不能離仁義別有設施故同此仁義行之則為事藏之則為志事之顯晦雖殊

而卽志卽事無加損一也備卽全備無缺意謂士無事者非也
王荆石曰所尚之志卽是所備之事非志內備其事也蓋士既仕
則得志而見之爲事未仕則備事而蘊之爲志一也

蔡虛齋曰何謂尚志答以仁義正貼尚字仁冒天下之道義伸萬
物之上殺一無罪四句泛論非仁非義居惡在四句正尚志之實
居以所存言必體天地好生之德義以所行言必循天理裁制之
宜大人事備謂所居所由中已備大人育天下正天下之事安得
以士爲無事蓋直把士之志就當作大人之事以深著士不可輕
金瑯山曰當時只以游說之士爲士而不知大人之爲士也大人
事以行志尚志以備事居仁由義不分有位無位有事無事時說
殺無罪四句止尚志謹微充類工夫細密處直到完全這仁義分
量不使有一毫非仁非義間雜居惡在四句緊承上言除却非仁
義使渾身只是仁義兩是也見觸念隨事無舍此他適之意裁成
輔相化民成俗皆在其中所志在此所事卽在此矣時說殺無罪
四句是泛說大人之事居惡在
四句是就士所尚之志言殊非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

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

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

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廉哉

新安陳氏曰前對匡章既深非仲子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
朱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
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皆不合於義者
也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
蔡虛齋曰仲子一生矯廉至廢大倫而不顧前只辨其廉不能克
未暇罪其廢倫此以廢倫斥之總是律以大倫而小廉不足取也
金瑯山曰仲子不食不居而避兄離母正是亡親戚君臣上下處
齊人以爲巨擘孟子直以爲小人皆信之只義不義看得未分明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崩噴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任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亦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善者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

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 蹠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司馬溫公曰所貴乎舜者為其能以孝諸親使之進於道而不至於惡也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為舜乎按此論亦有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也訢然之樂樂天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蔡虛齋曰當時只應答云若舜為天子瞽瞍必無殺人之事就此一語亦足折桃應之問而不復庸費一辭也汪氏數句說得最好徐傲弦曰周官八議之典有義親貴二條在唐虞亦自有可以義起者臯陶豈終執天子父舜豈終竊負而逃此只言聖人之心必如是處之耳

爰于子曰存執之之說刑官不可徇私廢法存逃之之說天子不可貪位棄親後世只緣得失利害之念橫據胸中處事便不能盡道舜臯陶總是心體至處不為利害得失所動故超然無累如此它若賄死鬻獄爭國拒父則又滅理喪心之尤甚者矣金鄂山曰此章見天下不可一日無法尤不可一日無親兩兼重而兩自伸也此原是假問設對後來增了多少疑案豈知柴周當日遂有此事由世宗之事推之益信後世為人臣子當以臯陶與舜各盡其道者為法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

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睅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蔡虛齋曰上言居養此獨言居有是居則有是養也望見一歎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嘆非徒歎美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

金瑯山曰今之成人者節上有曰字集註云既答而復言也正與此合或言之間時而復言記者記之與

曾君之來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堙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蔡虛齋曰引曾君事為証証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金瑯山曰重廣居一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輕語語歎王子却

語。語。歎。廣。居。非。因。王。子。移。氣。移。體。方。悟。出。廣。居。來。居。移。氣。二。句。直。趣。至。况。居。天。下。一。句。止。大。哉。居。乎。句。緊。承。王。子。說。來。暗。擊。動。下。廣。居。意。有。謂。大。哉。居。乎。居。字。汎。言。關。於。氣。體。不。小。到。夫。非。盡。人。之。子。句。方。就。王。子。說。非。也。廣。居。不。必。添。出。仁。字。只。虛。說。况。字。乎。字。悠。然。會。心。有。形。容。不。盡。意。末。節。須。看。此。非。吾。君。句。蓋。從。不。同。處。見。其。同。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蔡虛齋曰此言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申上豕交獸畜之意金瑯山曰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是將恭敬非

即以此為恭敬之實起下不可虛拘意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不可虛拘是說人君不能留君子

蔡虛齋曰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

杜曰人曰恭敬者以下承上敬字說來言敬不在幣帛虛文無實仍是不敬君子不可以無實之恭敬虛拘况可以不愛不敬豕交獸畜乎食必愛愛必敬敬又不取虛文皆一步進一步語

金瑯山曰孟子方借交際為行道之地非徒責其不敬責其貌恭不行吾道耳恭敬無實必不能有謀則就必不能臣其所受教如齊王養弟子以萬鍾亦其類也蓋自明其不可貨取冀當時委心任已無徒虛拘意此恭敬二字只喚過引起下句即指幣帛而言與上恭敬稍別不可混看註特以幣帛為恭敬句將幣帛連恭敬

說便見此處
恭敬非實意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
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
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
得人道而能克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
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
盡能克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
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視耳聽以至口言身動不
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未至於聖則未所有克
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宋子曰形色上便有天性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上云形色天
性下云踐形而不言色蓋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
孟子形色天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告子食色爲性是逐道理
出形氣外去霄壤分矣形色在裏面猶言容貌也人生有形有色
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
則焉是所謂天性也然衆人措於氣稟狃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
私是以視不明聽不聰貌不恭言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
理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無一毫人欲之
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明聽則聰蓋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
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也
濟室陳氏曰聖人盡性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
分道理未免虧欠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克踐也
蔡虛齋曰非指形色爲天性也以形色皆天性所在也以洪範五
事貌言視聽思諛之爲蓋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
其形之理也若未能盡其性即未能踐其形人可不惕然盡性希

聖以無負其形。此孟子極激發醒人處。

茅鹿門曰：形色二字不必分。形便有色，色即在形上。故下只言踐形。踐形處亦不必添入盡性。天性是心體，心盡而衆體從之矣。

金瑯山曰：踐形工夫仍在天性上，不徒在形色上。但恐人誤認形色為相，故就形色指出個天性，使知盡性即在誠身。惟聖人句非推尊聖人，不易幾及。須寓鼓舞，希聖意。渾身是天性者，聖人也。踐

形工夫全在聖人二字上認出。舍形色而求天性，則流於佛老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

矣。

紵之忍反。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

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

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

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

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

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

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

也

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來矣鮮曰有無窮之慕者視三年猶一日阻有限之勢者得一日猶三年此可以觀人之真心不容自巳處〕
〔金瑯山曰親喪固所自盡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王子欲終而不可得齊王無禁而欲短喪教齊王者不可以傳之所請者為例故孟子提出孝弟二字蓋動以孩提之真心使知終喪皆人于至情不容自巳處雖責丑實做齊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蔡虛齋曰此節是冒所以教君子教人之術也若五見教術之廣下五段平看五者字皆指教言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

〔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朱子曰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
〔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宋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蔡虛齋曰成對虧言養之純則不虧其體達對滯言範之正則不滯於用如子路材可治賦必矯以懼謀方可與行軍是達其材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又有所謂答問者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空空所以答之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蔡虛齋曰此節是冒所以教君子教人之術也者五見教術之廣下五段平看五者字皆指教言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

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朱子曰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

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蔡虛齋曰成對虧言養之純則不虧其體達對滯言範之正則不滯於用如子路材可治賦必矯以懼謀方可與行軍是達其材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又有所謂答問者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空空所以答之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震源輔氏曰樊遲萬章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

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

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采子曰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而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蔡虛齋曰由上五教觀之。是人品不同。故異其施。時地不同。均被其澤。君子之教。思無窮如此。

金瑯山曰君子之心。誨人不倦。故君子之教。曲成不遺。五者舉其大槩而言耳。看所以二字。其中委曲造就。却有語言不能盡處。孟子發明五教。非徒為君子表暴。正望受教者。孳孳自勉。勿虛君子設教意。成有造就意。因其性之所近。裁抑以歸於全。達有開通意。因其能之所及。推致以盡其意。德與財亦有學力在。答問一教。顏曾亦所不廢。隨機解惑。借言語為津梁耳。只是論教法如此。不必泥定是淺率一輩人。
輔氏指樊遲等非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幾音機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

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蔡虛齋曰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高是卓絕。美是精粹。美即在高中。若登天一句。就由卑入道者言。末句欲君子貶道以教。舍此至善之矩。別示一卑。近易行之途。使人易及。而有所置力也。次節比况。以起下節。繩墨彀率。是工與射不可易之法。不惟不當改。亦不欲改而不能矣。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皆自勉也。此章言

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引而不發須知是引個甚麼不發又是甚麼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時那個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個是中的了

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爲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爲中也自隘者視爲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爲常也狗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鼓率而勿弛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漸獲助長爲害愈甚矣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狗人亦未嘗離人絕物使人不可幾及也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鼓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定體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蔡虛齋曰大匠二句起下文君子引而不發意人多於上節將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云云先發出了遂於末節語勢牽纏重複不知此兩節同是一個道理上是比况下是正言言君子教人但示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雖不告以得之之妙而其所不告之妙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是躍如之道虛圓高妙叫不得易而其踴躍意趣只在心目之間叫不得難正於非難非易不遠不近之界卓然植立以示人是謂中道而立立有繩墨鼓率之意能者從之謂力到功深自然會悟如道立于此而彼自跟上來與之爲一也授以學之法如博文約禮三千之徒同此教也顏曾獨得其宗則能者從之也金瑯山曰高美二字不平美在高處見登天只形容不可及下總是言教有成法而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有定體也見君子設教無隱待人自悟不發非不肯發只是不徹底說明道理却已躍然在前躍如正在引而不發內看出大匠二句起下文不必因上文鼓率而言註訓引發矢亦是借意不必泥中立猶云宛在目前如顏子見其卓爾者是也欲從末由正顏子能從處能者從之何須見無一人不可從特在人能不能却說破道未嘗不可幾及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
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新安陳氏曰此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
故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
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卽是以道殉乎人矣

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
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
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
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
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

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

蔡虛齋曰道不離身身不離道君子處世止此兩端而已未聞販
道以殉人者也當時以道殉身者固無以身殉道者亦安有哉但
見其皆以道殉人而已故孟子發此

金那山曰從來天下有道君子有終身不見用者有雖嘗見用率
不能盡行其道者安可懸斷其身必出道必行也須知天下有道
道在天下一身出處不可知惟以道與身相終始必不違道以辱
身故曰以道殉身天下無道道在一身道統絕續不可知惟以身
與道相維繫必不潔身以廢道故曰以身殉道有道無道所處之
時地不同分內各有當盡其不忘道一也殉是影喻字只斯須不
去意不必說以死相從士君子亦不必死而能盡道如孔孟曾
思之考終命皆殉道也總是孟子正已無求斯道自任之意合後
先答陳代萬章觀之自見既云無道又說以身殉道此言最可味
蓋無之者在天下存之者自在吾身道由身存故曰以身殉道語
氣與殺身成仁參看未聞以道殉人非斥人正是明道見殉人者
皆不可謂之道道字與上文二道字同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虚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金瑯山曰不答非徒惡其不誠以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雖答無益也。卽不啟不發不復意。上五句汎說末方指滕更雖微指其失却寓化誨使自淑艾意非槩絕之也。所謂不屑之教亦教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蔡虛齋曰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凡事體當重者皆是不可已於此已之是怠心勝綱弛則目隳何所不已成一居簡行簡之人而已矣此見該做的決已不得凡用精當先者皆其所厚於此薄之則忍心勝更有何人足以施恩成一。參刻少恩之人而已矣。此見該厚的決薄不得。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覺軒蔡氏曰此以修為言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爲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爲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
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

雲峰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易廢弛用其心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
象山陸氏曰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故人方奮立已而消蝕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太過也

金瑯山曰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二段各開看總見吾人於身心事物上一作止一厚薄一緩急皆有恰當的道理在已所不可已便是怠薄所厚便是忍進銳退速便是躁皆不合道進銳是未能得此兼欲圖彼之意銳非真心求進只是個浮氣浮便不可持久進銳時便知退速不待後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慶源輔氏曰統言之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言之則有輕重之序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此而失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而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欲方是聖學工夫
蔡虛齋曰此見君子用恩不混所施必有其序上四句反說下二句正說只一意宜先排個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裡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付之於親以仁付之於民以愛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所重重所輕矣此是輕重之等既有輕重則先後亦在其中上四句只說恩有所靳下方明其意
磐石金子曰此節宜一氣讀弗仁弗親正仁親篤摯處緣親與民

在念不能稍置。自於民物有輕重。二弗字宜會意。不可作有心分別說。末二句申明上意見。君子於親親民物無不周到。須想見萬物一體意。以親親為主。由親及民。由民及物。則其施不置。所及自廣。兩而字員甚。都是一脉關通處。民言仁物言愛。親親則以親還親。如其本然者而已。非有加於親也。仁愛皆根親親來。不必外借。金鄒山曰。民物雖有親疎內外。皆吾同體之心處。不則等殺。倒置非獨薄與親親差等處。正所以全其同體之心處。不則等殺。倒置非獨薄於親。併不成其仁。民愛物。總之理一分殊。同異各得。同處無為我之私異處。無兼愛之失。重推恩有等上上段。虛說下段。再明白分疏出來。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

問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

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宋氏公遷曰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蔡虛齋曰此言仁知各有所急而舉堯舜以實之無不知無不愛是據理可以如此當務之為急謂最所當知者急親之為務謂最所當愛者先務既治則凡在當治者將自無不舉矣賢者既親則於仁民愛物亦當無不用矣故曰急先務也急親賢也非先務與親賢之外必一無所事也

金瑯山曰知仁雖平舉語意却自聯絡知說當務為急仁說急親賢為務親賢即是急務知即明於用仁兩務字緊相呼應當一樣看猶言當務為急者在急親賢為務耳末只結在不知務上大旨自明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新安陳氏曰上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如喪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
金瑯山曰不能三年四語形容不知務親賢無以廣仁徒從井救人驩虞小補仁亦愚耳便不能如堯舜為天下得人便不能仁覆天下是之謂不知務謂不知急當務不知急親賢之為務也承前論結歸
正意

孫薛編正

下卷之十三終

四書

卷之三

三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章論及於愛之理。凡仁者之愛，無所不周。不仁者之愛，有所不周。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馮留仙曰仁者所及是推及有充拓意不仁者所及是波及有連累意

金鄂山曰不仁哉一句提起括下驅所愛一句意仁者四句借仁者形出不仁正以明首句之意仁不仁不宜平看俱泛說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

金那山曰此節乃丑聞孟子前說發揮其意非丑聞孟子答也何謂也三字發端之辭與公羊傳等文法同趙毅菴云此解亦是但與註異了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雲峰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玉為義

蔡虛齋曰春秋是指春秋之經非指春秋時也彼善句要見得總是無義戰意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此節推原所以無義戰之故

郝京山曰敵國謂名分相敵之國非讐敵也征之言正也以上伐

下為正以諸侯伐諸侯。即有罪當正而非天子行天子事亦不正也。何以正人。故曰敵國不相征。所以春秋無義戰也。
徐勿齋曰：諸侯有罪，天子討而正之，諸侯奉而伐之，是天地間大義。纔說戰便是敵國相征了。此征伐之自諸侯出也。故曰無義戰。
金瑯山曰：孟子蓋欲明王者之征以著敵國無王之失。下節正申明上節意。其歎春秋者，乃歎戰國之尤甚也。春秋所書戰伐之事，皆因善惡而明是非。孔子每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書戰二十有三。始桓公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公十一年戰于艾陵。書伐一百一十有二。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公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書侵六十。始莊公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敗師十有六。取師三。按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然一則書遂以譏其戰，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未嘗以為盡合於義而詐之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蔡虛齋曰：凡載事之辭，皆書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代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

以比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乃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客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禍疾而小註六經誤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禍至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戰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當時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旨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世以孟子為畔經則惑甚已朱氏公遷曰平民伐罪興師之義湯武之師是也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也燕黜暴虐而

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不明興師之義蔡虛齋曰孟子此言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也語氣似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非泛論讀書之法也郝京山曰孔子所刪書不過百篇漢伏生所傳裁二十有八篇為真古文孔安國書傳後出多二十五篇大抵後人補葺漢有張霸作偽武成及他書數十篇孔書出而霸書始廢然安知孔書非以霸易霸也許白雲見武成非古按其誣非止血流漂杵一語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奈何伐殷動授文考謂其克成厥勳誕應天命是誣文王也孔子謂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武王在曰古公季歷尚未王也武成皆稱大王王季然則武克商旬日間即追王先祖不已急乎又述其祭告所過山川之神自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又云紹我周王天休震動時師尚未至商郊紂尚在天下尚有王而武王輒自稱王誇有道曾孫豈聖人語考其全文先後無次何獨血流一語書不可盡信何獨武成一篇而孟子獨舉此者恐其傷好生之心與於不仁之甚者也金瑯山曰孟子論詩譏高叟論書紕武成學者窮經徒以固執之見傳會穿鑿害與叛經離道等如漢新莽變法晉王何清談宋王

安石新法莫不援經據古禍延宗社故曰盡信不如無何但一武成而已是以明經難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

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孟子前以為服上刑此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徒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雲峰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

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金那山曰大罪在敵百姓上見戰陣危地自矜其善則驅民就死皆所不恤善處正是罪處次節以好仁換他兩善字惟善陳戰便是大罪惟好仁所以無敵引湯武正見好仁之君若崩句正見無敵征之為言正非釋征字之義決言仁者無敵也各欲正已自百姓之心向望言正字領仁字看以仁易暴便是正就征字推出正已道理見湯武行師皆是反躬無愧共行天計無富天下之心故天下無敵焉用戰正應上天下無敵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

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

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

蔡虛齋曰規矩喻下學之法巧喻下學中有上達之妙勉學者自求心悟不可徒恃教者之啟發

金那山曰巧即在規矩之中非不能與也第不能使耳學者能巧亦是教者所與勿將不能使看作不能與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媧烏果反 飯食

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澄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

朱氏公遷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將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疏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金邪山曰若固有之即若將終身意惟窮無所慕故達無所驚華歆之從逆已於擲金時定之有一毫勉強者未有不敗露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

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

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蔡虛齋曰此章教人慎所施也重在末句蓋有施虐於人而貽禍於親者以殺非我所為不知殺者非我而所以致其殺者則我也但不出已手耳故孟子究其理勢以警曉之亦確論

金邪山曰甚為嗜殺者危言警醒非自殺之也一面出脫一聞耳一面勾緊說得震悚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
歛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
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
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議察非常爲
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爲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
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歛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
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
實。言之則必行之而已矣。

蔡虛齋曰此傷當時之橫征暴害也。議察則禦民之害。橫征則反
爲害於民。將以者。原設關之意如此。

金瑯山曰爲暴暴字。卽禦暴暴字。本以防盜而盜反在官。本爲盜
設。而設反爲盜。暴自外來者可禦。暴自內出者難防。只一個爲字
却伏無限機阱在內。見苛征蠹民不可勝計。猶言苛政猛於虎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
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
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不強之。然使
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爲本。
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事者也。古人謂進
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金瑯山曰道卽身而是。行字不宜淺看。躬行工夫。合表裏鉅細。皆
由此道行出去。所謂藏身之恕。該修齊治平在內。不行道者。或具
文亡實。或分量未盡。道有虧欠。卽身有玷缺。其不行於妻子一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鮮有不為其所亂者也故良農不患年之有凶而惟患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世之難處而患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

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

蔡虛齋曰上句起下句乃勉人蓄德意識不到則眩荀彧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悞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

金那山曰亂非必全無德世衰道微賢者不能自持如楊雄事莽荀彧從操非亂與小有德而不能周也他如甯武子當成公時蘧伯玉當靈公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夫者如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猶白壁在泥塗終不受點汗也此章即孟子自道語閑聖道距楊墨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孟子本身事

季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

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朱子曰好名之人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慕名勉強為之雖能讓千乘之國簞豆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買小大皆出於真實也

蔡虛齋曰此章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常把此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不

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
錢尚湖曰人有偽名却自有本色能讓處名掩其色也本有是色
特意在名而色未見耳見色處色敗其名也使讓國不可取名則
亦將以爭簞豆者爭之矣

金瑯山曰此章未必有此事特究其欺人之隱與敗露所必至耳
雖舍利取名緣他好利根子伏在胸中不曾拔去所以簞豆見於
色見色是得之色喜失之色慍爭簞豆的人即是讓千乘的人名
之所在則讓名時不在則爭其實爭不待見色時方見就讓國處
已是爭了副墨苟非其人應好名之人蓋既為好名之人便非
真能讓國之人也此是正解繆西溪云人而好名猶能讓千乘之
國苟非好名之人貪汙苟取無所顧恤雖簞豆亦見於色正謂名
之所在尚足維繫其心而不敢肆也看苟非其人獨別炤註為是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言其有德耳
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
之賢人也

蔡虛齋曰賢者有德之稱兼才仁則德之首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蔡虛齋曰禮必有義義所以為禮
者之理也上下亂謂上替下僭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

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仁賢為本也有
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
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蔡虛齋曰政是大綱事即節目亦不必分政事不止理財而理財

在其中。如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歛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無之何以開財源。節財流。故財用不足。國非無人。不信則若無人。無仁賢。雖億兆甚衆。不足爲有無也。故曰三卿爲玉。可謂衆矣。紂失仁賢。則爲獨夫。繞朝在秦。未可謂秦無人。三良在鄭。楚知未可問。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金瑯山曰。此與君子先慎乎德。節一例。德是正說。此有是反說。則無語。意尤切。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亡亦相繼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

雲峰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郝京山曰。田氏竊齊。韓趙魏分晉。皆不仁得國。故曰有之。七王思踵此術得天下。則未可希其必效也。嬴秦偶得之。二世旋滅。終不可言得矣。

金瑯山曰。此是三代以前的話。若三代以後。止爭久速耳。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以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問民爲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啟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

蔡虛齋曰此章為不恤其民者發首節衡民之獨重下三節詳其實只重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俱借來形之重民以理勢言不以分言民為貴只是匹夫勝予之意蓋古者存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世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黍稷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

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

輕於民也

雲峰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

明王畏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金瑯山曰人知至貴者君也不知民為貴孟子特地指出更說君為輕危言聳惕下兩言變易處見天位得失由民聚散是民能

變置天子也君不能安社稷則民能變置君神不能救民則民能變置社稷皆可變易只民無可變易民無可變易而君與社稷變易皆繫於民正見民為貴意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
 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蔡虛齋曰首二句言聖人為百世師而歸之夷惠下即夷惠風流
 之遠以明其為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二句即故開六句意但以
 百世之上與百世之下申贊其風之遠以振起其為聖人耳師字
 在聞風而興起內見之末句深致神游贊嘆之意
 金郿山曰非聖人句是贊嘆之辭不必說是因風證其為聖人處
 興起亦是人之天自動特因夷惠激發起來廉恥忠厚人心所同
 聖人先得人心同然耳其師百世風天下機括在此况於親炙句
 只借來形容百世猶興之意非是又嘆當時親炙之士也若泥實
 說夷何不能化紂
 惠何不能化跡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
 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 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
 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
 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
 也

朱子曰此仁字即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人之所以得
 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
 人只塊然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是道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
 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中庸仁者人也是對
 義者宜也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
 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采氏公遷曰人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修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實言

蔡虛齋曰世之言道者亦知仁之爲道而不知仁合於人之爲道每向身外尋索是不識仁併不識道矣孟子說仁即是人物則相麗形性渾合豈可離而言之乎故必合仁於人而言之然後見爲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行方謂之道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此深明道不遠人欲人反身求道之意

金鄂山曰此孟子直捷指點語見道不離形色形色即是天性非人外有仁離仁於人而可以言道也就人而精言之曰仁就仁而形言之曰人就仁與人而合言之曰道須知仁即是人原不必合自言道者言之故云合耳人知下句說個合字不知上句即寓合意蓋仁即人也原是合一不離豈可離而言之故接云合而言之道看一言字只是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在言外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

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蒙引云去父母去他國二句是孟子釋之之辭

譚掃菴曰孟子手作七篇不屬門人詮次不經秦火散軼篇中絕無闕文安有重出盡心末篇語多重而意略不重正董子所謂語之重辭之複有至美者存也况此章與伯夷章所述孔子言行先後詳略絕不同以叙次偶對迥焉各別誰謂重出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蔡虛齋曰孟子此嘆在去齊梁之際

金鄂山曰此是追歎聖人遇窮不必填入應楚昭之聘事孟子言此其亦在去齊梁之際乎感慨在言外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
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
蓋傳寫之誤

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
於此多口如語之屢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
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

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
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

盡其在我者而已

蔡虛齋曰無傷就貉稽言士憎多口以下則泛就為士者論以明
無傷之意而盡其在我之意已寓

金邠山曰通章重士字士惟盡其在已多口聽之於人引詩作證
原以孔子文王作榜樣正以為士必如孔子文王而後可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
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慶源輔氏曰以已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也以已昏昏使人昭
昭者求之人也

蔡虛齋曰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
金瑯山曰此全在兩使字賢者之使堯舜之帥也不賢者之使桀
紂之帥也。

季調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 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
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

間斷也

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
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
遂窒之矣
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禮義日開學問纒止則禮義日窒氣習

物欲皆塞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之矣高子為人
如論小弁論禹文王樂固陋窒塞可見人心通塞繫用不用用即
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用即所謂放其心不知求用非別
有工夫只時時省察克治還却此心本體廓然無障礙便是茅塞
喻物欲錮蔽正提醒高子反求諸心轉不用為用勿少間斷意
蔡虛齋曰山徑猶山路山徑之蹊間言山路之微可通行處以喻
人有惟微之道心也成路喻平坦光潔之心體茅塞喻物欲之障
塞用不用喻心學加功與不加功介然為間言頃刻之間介然三
句喻此心通塞之機係於俄頃之用不用瞬息之操舍即判此心
之存亡見心學不可一息間斷也未句是窺見高子心學偶解故
以茅塞惕之
金瑯山曰不是專責高子茅塞正要他有介然處蹊間易塞亦易
開不用則
塞戒之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

水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軌迹也兩馬一

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軌迹淺城門惟容一

車車皆由之故其軌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

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

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

承如此而豐氏差較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蔡虛齋曰禹文之樂原是並隆的高子執聲以當樂執器以當聲

又據用不用言器而以蠡不蠡言用非惟知樂不知聲不知器

併不知追蠡之故矣故孟子姑以易曉者通之言追蠡何足以知

禹樂之獨尚文哉禹鐘之蠡非一朝之故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

物久則易敝可以例觀也此二句只以城門之軌喻禹樂非以城

中之軌喻文王樂也

〔焦漪園曰考字書無以追為鐘紐者追疑當作槌言禹樂凡槌擊

處皆摧殘欲絕如蟲齧之形高子執此以為用之者多故謂禹樂

優於文王

〔金瑯山曰高子之說詩孟子即知其論樂只以器數時世而不以

功德性情也故以何以言之詰之追蠡一答因以奚足曉之城門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一喻亦只即喻答之卒未與深言也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
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
也

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
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饑孟子遂不復
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
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攬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攬臂下車眾皆悅
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隅
攬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
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慶源輔氏曰齊人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所以自守者義也
夫告君以發粟賑民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
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義不當復有所言也君子之所為與時變
化不主故常唯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
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皆馮婦
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眾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己而已矣
蔡虛齋曰此見知止之義發棠似美事而實非美事蓋不能行仁
政而區區賑貸偶為之則可若復發之則歲常饑而廩有限安能
發得許多而為之請者適以明其不知止耳其為士者笑之不重
取笑只見得義不可耳

金瑯山曰君子心切救民視民饑由已豈引小嫌而莫救度先是
觀王發棠必有不樂而強從之者難以顯言故借馮婦再搏虎為
喻是時齊不用孟子孟子將去齊義不當復有言耳言外却寓隱

諷齊王發粟賑貸意若只看做自愛知止。忽視齊饑非也。善搏虎十一字。忠雅堂雜抄云。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字連下句。以則之與笑之相應。又有率作狻。言粹然之間。欲為善士。似通趙岐註云。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為士。馮婦速趨而迎之。尤誤。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

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生。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語。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又曰。性是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

蔡虛齋曰。於字。內含欲字意。耳目口鼻四肢。是形。聲色臭味安佚。是情。人孰無形。形孰無情。所謂人。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五者之欲。人心也。人謂之性。固然是性。然數有所默。定理有所難。越有命焉。不可道是我性之所有。而求必遂之也。此君子之伸命以抑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

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言此性字專指理言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所造有淺有深所感有應有不應但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或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節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口之於味五者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

下孟

三

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

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

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

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

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

天之降才為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

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

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

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如堯舜性之則

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

求之於性

潛室陳氏曰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

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人

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

得而人心安矣於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

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

蔡虛齋曰仁之於父子也五句是言理之在人者不泛言之而必

舉其專屬蓋以物顯則之意語氣當云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

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與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與不恭

於賢者也有哲與不哲若至且盡恭且哲仁義禮智之天道必屬

之聖人而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純不純如堯舜孔子則純禹入聖

域而未優湯武未盡善夷尹惠偏於清任和是皆賦稟有清濁厚

薄之不同謂之命誠命也然此命只是氣質氣質中有同然之理

有性焉人第澄濁返薄則性自復君子惟自盡其性不謂是命之

所制而誘於不修也此君子之伸性以抑命也耳曰口鼻四肢之

欲是氣稟所生仁義禮智天道是氣稟中所具之天理合來成個

氣質之性都是賦於天稟受於人性命合一的但人於前五者言

性不言命於後五者言命不言性竟遺了一邊孟子所云亦只說

得一邊但人於兩邊並存中姑舉輕者以藉口孟子於兩邊並存

中特舉重者以傲世性也口氣鬆有命焉是着實口氣命也口氣

鬆有性焉是着實口氣不謂性所以矯世人之謂性而遏其縱欲

之思不謂命所以矯世人之謂命而作其盡道之念上節性字以

氣質言是人心下節性字以性善言是道心上節命字指富貴貧

賤之定數而兼有理下節命字指氣稟之清濁厚薄而兼所值

金那山曰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方見性命同源共實拆離不開若單言性單言命分性命二處駸駸乎異端矣兩不謂直發明于思天命之謂性一句最醒透人於耳目口鼻四肢看得太粗往往任意縱恣不知這即是性體流行原有個精微道理不徒是塊然的性也有命正從耳目口鼻四肢推出個源頭來君子不謂性却便要去立命人於仁義禮智天道又看得太高往往甘心推諉不知這雖是天命於穆却藏在人性分內不止是深渺的命也有性正從仁義禮智天道指出個著落實際處君子不謂命却只管去盡性蓋上節是性中有命下節是命中有性總見性命非二學者不可不盡性至命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蔡虛齋曰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也信人也蓋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可合善人信人明之而正子之為人見矣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個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個甚物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修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

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強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然後可謂之信人矣

語類云善人能無惡矣未必能不失也必知至誠意而善實有諸已非若存若亡是之謂信信即實也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朱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是就心上說都知得了則其行必力守必固如是而不已則所有之善充足於身雖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粹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也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

至盛而不可加矣

朱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善之充於內者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晬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

已矣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勉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朱子曰大而化則其大者未能離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所謂大者方且渾融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也。

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維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

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為聖之至與。

蔡虛齋曰化者化其大之迹。凡見四體發事業者。皆不思不勉。無一毫造作痕迹。只是德至而理熟。此已是極詣地位。故曰聖。

林次崖曰化是消融變化。不見形迹。大而未化。尚未勉矜持。有形迹可見。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四體不言而喻。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等神人也

朱子曰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

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

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
 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
 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但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
 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
 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
 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震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
 其誠有諸已則於從子敖之事當知惡惡臭而自不嚮邇也
 雲峰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
 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
 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
 金瑯山曰本領在善字信即實有此善自善而上之還有無限期

步善信豈是駐足處由美大到聖神亦只完全得個善寓勉進
 正子意不是軒輕人品有此數等善即性善信實有諸已所有之
 善充足於身充實純粹而無不善之雜美也充實之美明著於外
 光輝也德博化光大也即善之員滿處化化其大之迹不可知正
 指其化之至妙處人之至為聖聖不足以盡之故又曰神神不出
 於聖之外朱子註中庸曰德盛化神也二指善信四指美大聖神
 在二之中便不可徒止於中在四之下便不可自安於下二之中
 只是說正子為善信中人對下字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所大略如此歸
 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人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南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
 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芝蘭也。招骨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雲峰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蔡虛齋曰：此論君子待異端之道。兼論令人待異端之失。言異端反正當作速收進以成就其志向。若更與辨如今人然非徒受之之道矣。重在歸斯受之一句。

金瑯山曰：孟子辨楊墨原是要他歸儒。既歸安得不受。受字內還有無限化誨意。惟受而後可徐施化誨耳。兩必字就情理處逆料如此非已然之辭。孟子慮楊墨走差了路。終日在岐路上無所適從。特指出儒者一條大路引他向前。使知裁歸便可同歸於道。不

必且前且卻。未歸則激之使歸。一歸則不復置辯。總是衛道。處處末說明辯非得已。如追放豚三句。言急望其歸。雖既歸又從而招來之。開導之使不復放也。又字承上歸斯受說。見吾儒於二氏非徒受之。又將有以曲成之也。張大岳云：受之者或因其一事合道。卽廓之於大全。或因其一念近正。卽引之於至中。按此說是。袁坤儀云而已矣者。受之外無他說也。不可從趙毅菴云前輩有如此解者。但此節原是說今人得楊墨之失。註訓招字從之已久。不必又改。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娚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蔡虛齋曰此言君子之賦民有法全重用一緩二下不過反言以見其當緩耳布縷三者皆有國者所不廢但各以時取之而不併取於一時如布縷取之於夏因蠶績成也而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之於秋因禾稼納也而力役布縷在所緩力役取之於冬因農功畢也而布縷粟米在所緩則民之財與力得以漸取漸出而不乏困乏矣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夏秋冬每稅各有三限

金瑯山曰用一緩二之法用得最活凡視時之後先事之緩急民之肥瘠一為之斟酌不失樽節愛養之道皆是不必拘夏秋冬分屬看註兩稅夏秋二稅也三限限三時也宋法夏稅至十月是歷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春三時或是三限限三時也蓋不與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者同其不并取以紓民力則同也此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朱子時猶用之故稱今云三者皆正賦布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於夏征之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於秋征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下男所賦也至冬民力始暇故於冬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更番其一工賦以冬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顧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二者外別無征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蔡虛齋曰諸侯土地得之天子傳之先君是極重而當寶也何以守位曰人后非民罔使是人民在所寶矣若夫所以守其土地而理其人民者政事又不在所寶乎
 金瑯山曰此要認一身字寶土地則當慎固封守無使四鄰啟侵削之憂寶人民則當好惡與共無使百姓有怨咨之心寶政事則當一日而慮百年無貪小利而昧近憂當一事而通眾志無矜獨斷而拂人情蓋惠迪吉從逆凶諸侯安得不思所以寶之哉寶即兢兢業業不敢玩視意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爲才所役道者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爲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
震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信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爲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爲奇則必以料事爲明而駁駁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金那山曰伊周以後如孔明有才亦聞道故能集思廣益使人勤攻吾闕庶幾不驕不吝之意他若白起商鞅李訓鄭注之徒直謂之小人耳何才之有或幸免或殺身不同其爲穿窬之智斗筭之器同也斯又下括一等矣括惟小有才故不聞道蓋私智各氣橫據胸中不復知有事君之大道耳未聞正在小有才看出大道對上小有才緊根君子說來君子性情學問兼至凡守經達權安上全下撥亂制治才所運用處皆是與道推移處所謂不競不絀若無若虛者是也本文道字上加一個大字語自蘊藉昔孫登嘗語稽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卒如登言然登所以戒康者在識不在道不若孟子謂括未聞道之該而盡也蓋道在識自有餘識至道尚有未至也

孟子之勝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官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

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

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字以為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夫子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為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

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屨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膝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在其中矣金那山曰反覆看子以是為竊屨來與一句深渾涵蓄不辯其非竊屨却又自占地步微寓慨感與孔子答陽貨略同或人謂弟子誠非為竊屨來然設科寬廣其間雖有竊屨之徒夫子亦難保其必無也半解半譏疑終未釋舊皆謂或人能諒設科之心非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發。遂至於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格亡之矣。今以推所不忍。達於所忍。推所不為。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文。窬踰墻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南軒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者。即皆有所不為者。此其秉彜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義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窬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

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蔡虛齋曰上節就仁義之端處。達將去。此承上而足其意。但指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知所遠耳。充承達說來。惟達而後能充下文。一節密於一節。實皆充之一字。所該也。下文申說。只是指出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蓋受爾汝之實。非穿窬而充其無穿窬之心。則必無受爾汝之實也。又較密於穿窬矣。下言有意探取于人。

者。是皆穿窬之類。則益密矣。充者充此類。中末二條。皆舉以見例。曰義不可勝用。曰無所往而不為義。方是充。若推得數事而已。未可謂之充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也。

采子曰。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心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已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較明白。

慶源輔氏曰。此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蔡虛齋曰。爾汝之稱。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是亦所謂有所不為。人能即此而推之。凡自卑卑取屈於人者。皆不屑為。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而無適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節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節音忝。節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節。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

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此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爲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

雲峰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爲欲齊王卽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卽其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爲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飭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

曰君子不以色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

以充廣此義所當參玩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語爲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爲容者乎以是爲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之知所用力也

朱氏公遷曰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章末專言仁此章未專言義蓋仁體統大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子瞻蘇氏曰孟子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可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

蔡虛齋曰味之類二字正註中所謂特舉以見例者也受爾汝之實以言不言飭人皆穿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爲而於此或有爲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喫緊示人也

徐勿齋曰首節重二達字次節重一充字達者達其本有充者充其本無末二節皆是申明無穿窬之心總完首節一達字首二節平說仁義後二節單說充義者惻隱之失皆因羞惡之亡所以說義獨詳非充無欲害人易充無穿窬難也機心盡而後惻隱之心出仁義原非兩件餽人之心即欲害人之心此之既為何所不忍乎三節俱以人字起達其所有充其所無方是個人末節言士結以穿踰之類者見士一失其心便非人類也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惟達故充不充不可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害人而曰心害人未至害人之心無不至穿窬而曰心穿窬未往而穿窬之心先往而曰爾汝之實蓋無穿窬之心猶畏人知而無受爾汝之實是本心有所羞愧更無一毫虛假所以為實以言餽以不言餽見士君子往往坐此而不覺此正細微處如何不充從人情所易忽者指出一類字充字意更無窮

金邨山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在達之於所不忍所不為然必充之而後能達充字較達字有工夫次節指出害人穿窬正示人知所達著力處末三節又細推上充無穿窬之意必至此而後盡耳不忍者惻隱之心也不為者羞惡之心也皆人所固有但不忍之心萌於嚴辭而以求大欲則不能達不為之心萌於噤蹙而以為

宮室妻妾等則不能達仁義便從此特亡去了兩達字只是順其所不忍所不為而達之於所忍所為忍便究竟不忍為者便究竟不為這便見仁義本體來然所以能使之達却在能充上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近而指遠也

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約也不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修身而天下平守約而博施也修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蔡虛齋曰此揭言道之善以爲過求者程謂必如此而後善言近而近言中所含蓄之旨趣自遠易簡而爲名理之淵藪此經世之至言也守約而守約中所發出的施用自博執要而挈變化之樞紐此撫世之弘模也不下帶者言其事之近也天下無一事無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淺近言也南軒謂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蔡虛齋曰君子之所守只修其身而已吾身既修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天下由此平矣夫一修身而天下平是之謂守約而施博也天下平是天下各修其身輔氏云此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

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輕矣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也郝京山曰大道經世不離人倫日用故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七篇所以諄諄於孝弟仁義也處士橫議百家言龐道術壞而世亂因之闡道存乎言闡道存乎守如莊周列禦寇之言遠而荒宕不可施用告子楊朱之言非不近而不可致遠如墨翟言兼愛縱橫刑名家言功利皆無本致用舍已求人務約而務博忽近而圖遠者也故言以中庸爲至道以修身爲本

金瑯山曰言守只是一道遠與博正在近約內善字從近約看出言不近則虛而無實或言近矣又淺而無味所以必言近而指遠方爲善言守不約則泛而無歸或守約矣又拘而不達所以必守約而施博方爲善道若是驚遠與博併近約都遺了此專爲不守約發不下帶而道存所謂不離當身是也功夫只在修身上一即天下平亦只完修身之分量末節因指出驚博者之病使知反求舍

其田句。是影語。非譬喻。所求於人。二句。緊頂上說。正是人之病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也是性其性誠明謂性是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

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力量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矣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哉集註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蔡虛齋曰此節四平看各段重所性自然意各段下句不作推原只是申明自然意如云盛德之至正見動容周旋之自然中禮餘做此一動容貌間至於周旋曲折之際無不中禮則其根本大端處可知盛德之至言無所強勉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感我而哀仁之至也經德如天常人紀一一盡其常而無纖毫邪曲之累如舜之克諧蒸又是也大德雖必得祿然聖人之不違率性而行非借得祿以防其回也言語皆真確不浮可法可則是謂必信信則

無言不可見諸行事者然聖人之信根於其性言特載信以出非欲言之必可行而有心求信也正行是言顧行原無不好處但聖人自不用着意此所謂大而化之者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蔡虛齋曰行字着力有修為工夫反之之意正從此見俟命即太壽不貳意正行法之純此盡性工夫中庸所謂誠之者是也

金那山曰首節著堯舜湯武一性一反次節槩聖人率性之事立個法則末節見君子當純心行此法以復其性性字為主歸重君子身上性者與性之不同之字指理者字指人堯舜是天性渾全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的聖人。反之與身之不同。身是躬行力踐。反之即承上文性字來。湯武是修為以復其性的聖人。須識得反之。雖不是安行。却不失了性。所謂塗殊而歸同也。德以無聲臭為至。性體也。當哀而哀非為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此皆性者事。皆是與天命貫徹處。性從命來。本無方。無體見之。行即為法。若有規矩準繩絲毫不可踰越。行法以俟命之自合。命不可強合也。俟之而已。即由勉至安之義。此正反之之合性處。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即此節註脚。

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

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王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

其畏大人之心乃真能畏大人者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也故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懾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矣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榘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

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

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

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存孔子則無此矣

南軒張氏曰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狹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主民受其福矣

蔡虛齋曰此章主於說大人言大人不足畏以已有高於大人者在非貧賤驕人之意堂高二句宮室之盛食前二句食色逸豫之樂般樂三句樂酒無厭謂之荒從獸無厭謂之亡是晏游之後三不為謂志之別有所托而不淫於富貴也天理當然處便是制乃千古聖賢以心法為身法者大端不外仁義而已吾何畏彼全在我重彼輕上見古制不是別有制度只道理當然處若有個成法在不敢分毫踰越耳我字不宜忽認得我字有關係源頭不差學

術事功一歸於正無論窮達皆合著那古制不必將我去步趨咸法說個在我者皆古之制古之制即我而在非我受制於古也

金瑯山曰今之裨闔縱橫者直畏大人耳非能說大人者也若說大人者須先以古之制自律以古之制律大人凡大人一切縱欲敗度之事我既不屑為彼亦不得以驕我庶幾相與有成方不失說大人之道藐之不是鄙夷大人只不要看得大人巍巍可畏使在我者為彼所奪耳總是指點當時說士與語末句踐宋徑略同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朱子曰孟子只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多字對寡字說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分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只受一火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而攻之者眾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

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同善矣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所當察也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主則用力難矣

雲峰胡氏曰孟子三養字皆切要語養氣養性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朱氏公遷曰此與饑者甘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此言理欲相為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彼言天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為害四字

董氏彞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道也寡欲者養心之道而存心又所以養性也然心者性之郭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

南軒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

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知其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

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

袁坤儀曰寡欲不是去了七八分留二三分若留二三分根株未

斬欲便潛滋暗長豈不蔓延難圖寡欲須對無欲看未能無欲先

從寡上做工夫欲動於心覺之即除使漸漸輕省不為欲累便是

本體存處故不言無言寡

徐勿齋曰養字甚微養之機活寡欲非便是養心便自有澄源處

人因寡字便以減省為寡不可絕不可縱為養正與於欲之甚者

馮留仙曰孟子謂聲色之欲聖賢不能無者故有起即覺有覺即

除便是寡也

金瑯山曰人心之喜怒哀樂處皆欲也聖人何嘗教人絕此數者

只是要發皆中節使不戾於未發之本體即是寡欲以存心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

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岡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蔡虛齋曰丑意只是不解獨字意思故揭出獨字曉之惟同嗜未足觸其孝思惟獨嗜故足深其感愴諱名以下是喻同獨之意名姓以親之名姓言雖是以同獨發食膾炙不食羊棗之意其實膾炙是借來形羊棗同字是借來形獨字孝思全從獨字上發出

母沒逐斷葷味二子孝不逮曾子亦庶幾不食羊棗之意諱名之禮雖始於周而春秋所載亦有不諱者如莊公名同書同盟僖公名申書戊申襄公名午書陳侯午定公名宋書宋人後世不明此義詩書臨文二名偏名無所不諱胡氏云愚者違禮以為孝諱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而名實亂春秋之法不行矣此言得之

金瑯山曰不忍食只是思其所嗜觸處不忘親意然此特曾子孝親一端守身却是曾子生平最喫緊處若沾沾就不食羊棗極稱其孝則以視徐積因父名石終身遇石不敢踐者相去幾何而楚子木之父嗜芟子木祭輒去之者較曾子尤見其大矣學者看此章須識大意不忍在曾子有下可得而言者哲生時偶然嗜羊棗哲死曾子見羊棗而悲人見其不食也則以為不忍云耳至曾子不忍忘父之意有所觸而動或無所觸亦動見所獨而觸或見所同亦觸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丑不能深察孝子至情孟子姑與淺言曰膾炙所同羊棗所獨此豈足盡曾子之孝哉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蔡虛齋曰狂簡是名目只重狂字狂者必簡也進取不忘其初非申解狂簡是說狂簡之所以為狂簡者如此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僇乎狂者進取僇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僇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僇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

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

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

也時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蔡虛齋曰其志二字微讀嚶嚶三句相連讀是以志大而形為言之大也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平也將其行與言比並則行不能掩其言言行之不逮也亦緣言大得極了故行不掩正見其志大處非貶辭

方達卿曰不掩正是狂者得力處與下鄉原闞媚迥殊証行不覆言未免洗垢索瘢只看論語進取不為二句却皆取喻不是攻瑕金瑯山曰不掩下言無字只是不遮掩自飾王陽明云行不掩固是狂者短處實是狂者好處正見其率真不自家掩護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僂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獵者之意任有志者也獵有守者
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
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
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
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
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蔡虛齋曰萬章此問因上生來蓋以狂狷之可取以其可進於中
道而鄉原正中道之可取者何如斯可謂鄉原而孔子惡之哉是

究鄉原為人之實故下只答以鄉原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
金那山曰不屑不潔據狷者心上說非在事上檢制只在心上操
厲正是有所不為處是又其次其字還指中行言與上故思其次
其字相照非謂次於狂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
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
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
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
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
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

矣此鄉原之志也闞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

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慶源輔氏曰闞然媚於世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朱子曰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聖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汗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

蔡虛齋曰鄉原之制行是懲狂狷之齟齬於世而自立一門戶譏狂譏狷皆孟子推鄉原之意而代為之言如此何為與可矣相應言何必如彼只宜如此闞然是收斂退藏不敢於出一句忤人之辭不敢行出一件戾俗之事以求悅眾心是鄉原也只粘上句看金瑯山曰鄉原一生精神只是個媚字一生行事只是個似字窺他的心一個隱字盡之究他的罪一個賊字盡之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也

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似忠信

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孟子以爲德之賊也。

南軒張氏曰。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汗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爲是。所以卒爲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爲德之賊也。

蔡虛齋曰。此節極鄉原之情狀。即在闢然媚世句看出。非是槩舉其失而非之刺。是細數其失而刺之。無舉無刺。言其善爲彌縫。以處人言。在我既無可非。而於世又無所忤。此托聖人之和煦。以媚人者也。存心似乎不欺。制行似乎不苟。真確淳謹。恬靜好修。此托聖人之完行。以愚人者也。於是衆皆悅之。彼亦自信以爲聖賢而居之不疑。孰知既自信。則不反。其似愈。不可以入。真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德。字本堯舜中道來。賊字承似之而不可入來。全重似字。與不可入句。金那山曰。鄉原闖媚諸衆。如何肯譏狂狷。蓋狂狷皆世俗所不滿者。鄉原亦從而而不滿之。正是他媚世處。然是孟子推其意如此。未必實有是言。無可刺舉。總是善彌縫掩飾處。皆悅。更無有非之刺之也。自以爲是。即色取行違。居之不疑。德之賊。見人心本有真忠信。真廉潔。只因鄉原以似是者惑亂衆心。便不復知有真德。故曰德之賊。賊兼賊已。賊人看。下節孔子之惡。重賊人上說。兩似字。非是僞行。只從違取字。不本諸心。而以世俗所謂忠信廉潔者爲從。違取字耳。若聖人直是論義所在。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

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蔡虛齋曰上文言鄉原賊德莫非似是而非既發明孔子之意此又引孔子之言以証之首句是冒下正言惡似而非之實真非尚不足以惑人惟似而非最易惑人故可惡恐字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似能眩真使人疑混莫辨之意不倍理謂之義不欺人謂之信佞有才智所言若有一段精確道理故亂義利口未必有才智但口舌快利口快便似心直故亂信蓋欺人而人莫覺其欺也德即中道亂德如砥硤之混王邪慝作而經斯亂矣大經正而鄉原之邪慝息矣此上下相承之大旨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

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朱子曰孟子論鄉原亂德之言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

克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吳氏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入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

慶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說實辨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

蔡虛齋曰此所以絕異端之術也人倫日用自有帝王相傳不易之中道只因鄉原蔽塞故不明不行今主張世道之君子如堯舜周孔率之為躬修彰之為教化闡明昭揭之是反經也反經則經正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者蓋彼以似者為是而吾以似者為非是辨之而非勝之所以邪說不熄但將吾之真是者一反正之則民興起於善遵君子所反之經民心皆存真是而不惑於似是邪雖有不能惑溺人心有若無矣君子反經之功大矣哉羅近溪曰經即人生日用間確當道理此理原在人心只為似者亂真人心為所蔽惑耳反經只就人心發明復此常道斯民之蔽者以開惑者以解曉然各知所從日就於正雖有邪慝不能惑世故轉移世道只在隨明人心更無別法

周海門曰此章深明學術學術之辨在心術狂狷心真鄉原心偽君子反經與我亦欲正人心同旨舍心無經反即是正

金那山曰此章見道之經中而已矣狂狷不盡中而是鄉原似中行而非君子正當反經以息之何疑於孔子之惡因萬章疑狂狷無可取鄉原無可惡故發孔子之意以示之而又自寓夫反經維道之意以中道作主道統之傳始堯舜只有一中即章末所謂經絕續辨於真似孔子思狂狷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須知惡鄉原之意即是取狂狷之意思狂狷是傳道惡鄉原是衛道孟子願學孔子故特闢邪說正人心如此語意與好辯章略同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

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雲峰胡氏曰語孟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論語以行言故歷述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

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石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未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年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己卯凡四百五十二年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三百六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歲凡五百八十七年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蔡虛齋曰但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便見斯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不續之理說五百餘歲便見歷世之遠以道相接已領起聞知有賴於見知之意二若字雖平層意重在見知必同時之見知者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繼其不傳之緒此孟子之所深致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語中矣

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雲峰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太公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蔡虛齋曰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

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子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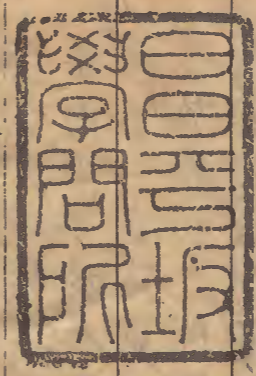
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率不絕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鄉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臯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所謂然而無有乎爾雖若託於不居而自任之實可見觀所謂則亦無有乎爾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改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口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

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際可見矣

新安陳氏曰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已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已爲程子之接其學者張本矣雲峰胡氏曰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爲聞而知之者言也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爲神會而心得者歟蔡虛齋曰然而無有乎爾言當口無見知則亦無有乎爾言後世無聞知反言以決其有言外以見知自任玩上時近地適意自見王三原曰如集註林氏之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以見志猶言豈無有也意以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亦豈無有

聞而知之者。蓋隱然以問知自任也。觀所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可見。
趙毅庵曰。觀上節五世云云。孟子分明以去世未遠自居。雖私淑猶見知也。故每於願學孔子說得津津。以問知自任之說。不如以見知自任爲高。
金瑯山曰。聖賢相傳。只此一知。特就同時異世。分見聞見知。非盡面承聞知。不必耳受形聲之聞見。有絕續聞見之知。無生滅孟子說兩個無有。正超然有得於見聞之外。正是承孔子以續堯舜處。



下孟卷之十四終

侄孫 枝 編正

東三

